

## 清华岁月 澎湃年华

○舒浩武（1952化工）

2011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们老同学再次相约北京，级友相聚，满腔热情谈笑当年轶闻趣事，感怀当今的时代变迁。如今，我作为当年的普通学子，对那段激情澎湃的年华作一记述，以志纪念。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考上清华的，同时也考取交大和浙大等江南著名大学，在那硝烟弥漫的年代，父母多么不希望儿子远行，但北上求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1949年9月入学不久，就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喜讯，学校动员每一个师生都参加开国大典。10月1日凌晨，大家早起列队，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乘敞篷货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休息待命。当年天安门似乎并不庄严雄伟，长安街只是一条普通的马路，天安门城楼红漆斑剥，广场只是一片泥巴地，更没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宏伟

建筑。

大概在下午3点大典开始，礼炮之后，由朱总司令检阅解放军陆海空部队。当毛主席以浓厚的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按动电钮，将一面五星红旗在宏亮的国歌声中升起时，每个人心中是多么振奋！在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个经典镜头，即一个领呼口号的学生特写，那就是我们化工系高年级同学滕藤，当时任清华大学的团委书记，大家笑谈他的光辉形象将永留史册。

解放初期，学校还处于过渡时期，校行政主要由教授治理，我们学生的印象是党委偏重政治思想工作。梅校长离校后暂未任命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由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担任，教务长由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担任，学校基本上仍按美国的学制运行，清华的教育特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清华百年校庆，同学们再度回到母校。左起舒浩武、舒夫人、李道子、黄湛泉

清华对大一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十分重视，有许多名教授，如我班的普通物理就是由孟昭英教授担任，后因孟先生筹建新系工作繁忙，转由何成钧先生接替。何先生讲课技巧好，深入浅出，有些听不懂大教授讲课的同学，常来我班旁听。清

华大学对大一数学、物理要求特别严，那时“普通物理”还实行全校统考，由于当时和美国一样实行学分制，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而且一旦不及格，很有可能后续课程不能选修，无形中就会推迟毕业。化学、化工两系对普通化学也十分重视，由德高望重的张子高老教授授课，张先生不仅讲课清晰易懂，对学生也颇谦和。

那时许多名教授都给本科生讲课，如唐有祺教授刚从美国回来就给我班讲“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课程更是群英荟萃，由多位专家分单元讲授，其中有曹本熹、朱亚杰等。“炼油工程”有武迟、侯祥麟等。老师关心学生课外学习，许多重点课程如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设备设计都设有习题课，由助教辅导、答疑和指导作业。

当时学校招生不开后门，记得中央领导李立三的女儿，大一时曾到我班借读一学期，后因转学考试成绩未通过，只好去了东北的一所大学。而同年燕大一位普通学生李道子，经转学考试成绩优良进入我班，显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令人心悦诚服。

当时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社会工作比学习更为重要，政府部门可以随时通过党、团组织抽调学生参加各种工作组，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甚至离校弃读，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也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破坏了教学秩序。后来教育部明令禁止任意抽调学生离校工作，纠正了这一偏向，明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解放初期，学生对共产党缺乏基本的认识，因此在校党委领导下，全院师生共

同参加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活动形式主要有全院听报告、各班级分组讨论，不记学分。内容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这些内容对学校的老师来说已难以胜任，只有聘请校外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曾记得知名学者艾思奇、于光远等都多次来校讲课；党委书记何东昌作报告既有水平又有鼓动力；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同志曾来校作治理淮河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报告；作家丁玲讲革命的恋爱观；清华校友李伟将军（1934-1937土木），讲述志愿军怎样以劣势装备打败联合国军的作战事迹；校友乔冠华（1933哲学）讲述我国代表团怎样在联合国会议上与美蒋代表作斗争。在我们毕业前夕，还请陈毅副总理来校作动员报告，鼓励毕业班同学服从分配投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总的来说当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政治学习没有人抓辫子、打棍子和秋后算账。我们班上的中共党员都是原来的地下党员，有张皓若、陈宜焜、李良婉等，他们都作风低调、待人平和。当年多数学生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他们要求进步，申请加入青年团的较多。我班华保定同学学业优良、要求进步，是班会的学习干事，他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五反”运动时其父在上海自杀，但是大家对他仍充分信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极左路线的冲击，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刘大维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并被判入狱，他个人思

## □ 值年园地



1951年，我班参军同学合影

想包袱也比较重，但是班上从未对他进行批斗，同学们常对他进行思想开导，希望他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抗美援朝以后，中央认识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因此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学校顿时掀起参军热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将军亲临学校作动员报告。当时学生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主要是同学们对国防事业缺乏了解，不愿离开梦寐以求的清华和心爱的专业。经过学习后，我班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最后批准李良婉、杨旭、任汝镗等多位同学入伍，后来他们都成为空军、二炮和防化兵等单位的技术骨干。没有参军的同学也积极支援前方。1951年暑假，大多数同学没有回家，在系里教师的指导下，我班同学参加了油料的工业分析，少数同学参加了“废润滑油再生”等研究项目。

我们那时的校园生活若与今日大学生相比，也许太单调乏味了。当时的我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学业和政治并重，而对物质生活要求较低，生活简朴，向工农看齐，甚至把爱美、亲情和爱情都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似乎有些过分。

在文化生活方面，班上主要组织大合唱，唱革命歌曲，偶尔也唱几首苏联歌曲，如《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等，就觉得有点抒情味了。那时几乎没有人碰钢琴、提琴之类的西洋乐器。女同学们更热衷于扭秧歌和打腰鼓，我班的朱哈娜同学是校腰鼓队负责人之一，因此我班女生参加的甚多。大家还喜欢看电影，大多看战争片和苏联译制片。戏剧则为《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剧目。在文学作品方面，大家流行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小说，保尔·科察金则是人人心中的楷模，偶尔也读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的著作。

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需要大批科技干部，国家除应届毕业生外，还要求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在最后这一年里，老师紧急调整教学计划，不放寒暑假，加紧补课，把应学习的主课重点讲完。同学们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动员，个个表决心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事实证明清华学子都未辜负祖国的期望。在我班同学中，有人担任省部级领导，有人担任司局级干部及重点企业领导，更多的同学成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虽然少数同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或被错误批判，但是他们在获得平反后，仍然自强不息，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光阴荏苒，如今我们都是退休老人，但是我们仍以清华人自豪，期盼祖国日益进步富强，我们的母校更加昌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在学术和科技上勇攀高峰。